那飘摇在家门前的红灯笼

新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步入中年的我对过年的渴望和那份曾经的喜悦与激动仿佛随着岁月的演变而淡然了,但童年时那一些难忘的记忆仍充盈着我的思绪,于是有关年的滋味也便在心间荡漾开来。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贫瘠的小村庄里,贫瘠是指当时人们的生活很清贫,但农家人淳朴友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日子过得有点清苦。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忙活上一年还不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但过年的时候,贫苦的农家人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家家户户都要在家门前挂上大红灯笼,再在大门两旁贴上大红的对联。红红火火象征着吉祥富贵!大人们辛苦劳作了一年,在过年时也要慰劳慰劳自己,他们聚在一起,做上几道丰盛的菜肴一起喝酒划拳,互相述说着平常难得说上的知心话。孩子们则换上崭新的衣裳,手提小灯笼,成群结队围着村子奔跑嬉戏,灯笼的红光里映衬出的是孩子们灿烂的笑脸,阵阵欢声笑语让除夕之夜分外的热闹。疯过闹过之后,大人们就会各自在自家门前点燃长长的鞭炮辞旧迎新,于是村子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连绵不断,那些悬挂在家门前的大红灯笼也随风摇曳,交相辉映成村庄里最动人的风景!

那时候盼过年,盼的是正月初一在公社演出的一场戏,大清早,大人和孩子们就三三两两地从各地往公社奔去。公社的大操场上已搭上了高高的戏台,红绸锦缎。一年一次的戏场是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帷幕打开的时候,人群顿时安静下来,那些穿着花花绿绿、脸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演员就开始了他们绘声绘色的表演。我和小伙伴们便挤在戏台边,蹲在地上呵呵地张着嘴笑,只为那演员们张牙舞爪的手势或者脚步里丰富的表情。更小的孩子就骑在父母的脖子上,看得懂或看不懂的都在笑,神采飞扬。平日里我们是从未享受过这样的乐趣的,这戏一年只有一次,这戏不仅带来了乡村的热闹气氛,还给人带来了极致的精神享受,灵魂也超脱了。

过年时,我们乡村里还有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就是划采莲船。这可是一种最浓郁的民俗文化。彩纸糊着竹竿做成的船绚烂而夺目,而站在船里的大姑娘〈其实是后生所扮〉妆容化得更是夸张到了极限,只见他身着姑娘的红衣绿裤,毛线编织的辫子戴在头上,脸上打着大红的胭脂,嘴唇涂得红红的,光看人都滑稽可笑。而船外手拿蒲扇的渔翁体态臃肿,脸上涂抹着黑眉浓腮,张嘴便唱,曲调是大家熟悉的花鼓戏,于是这船内船外的人都张扬地舞起来,一唱一和,姿态里舞出的是喜庆滑稽,曲调里唱出的是吉祥如意。主人们为他们点火上烟,乐呵呵地奉上自己的一点心意,大家伙就这样簇拥着,挨家挨户地赶趟儿似的狂呼欢笑……

儿时的岁月总是那么令人神往,尤其是过年,更是让人回味悠长……现在年关将至,可我却始终淡却了过年的激情,是年岁大了吗?还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过了?现在,虽然我们的物质条件都丰富了,但生活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们却再也找不到儿时那快乐的日子了。过年时,家家都是紧闭门户,有的在家玩牌,有的出门串亲,邻里之间少了寒暄问候不说,有的甚至一个年下来见不到人影。唉,我还是永远留恋儿时那浓郁的乡土风情,那浓郁的年滋味,这将成为我生命里永远抹不去的向往!那飘摇在家门前的红灯笼,那定格在戏台上爽朗的笑声,那采莲船里晃出的淳朴的曲调,至今让我魂牵梦萦!

(摘自《新华副刊》张志英/文)

冬雪中漫步

今晨睁开惺忪的双眼,觉得外面的天空比往日暗淡了许多,凭感觉就知道肯定是阴天,因为昨日天气预报有中雪。妻子拉开窗帘叫了声“外面下雪了”。我赶忙起床着衣,准备享受一下雪天的美景。

拉开客厅的窗帘向东望去,一幅雪景扑面而来。天空阴沉沉的平展如镜,乳白色的轻雾中飘着起舞的雪花,地面上已铺满了洁白的积雪。望远处,往日那美丽的青黛色的霍山早已不见了踪影,即使近处高低不平的楼房也显得影影绰绰,但面前百米处的土梁斜坡上的白雪却清晰得很,其上那颗小树在飘雪中还那么挺拔,树后不远处是监狱的岗楼,其上的哨兵还在那里坚守者,不免心中增添了几分敬意。外面已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屋内却暖意融融、花草如春,形成强烈的反差。

吃过早餐,疾步下楼,去领略街上的雪景,这已是我多年的习惯。漫步街中,雪天特有的风景目不暇接。老夫妻互相搀扶着,年轻情侣互相拉着手,行走格外小心,生怕摔倒受伤。三三两两行走的人们都低着头放慢了脚步,尤其是穿高跟鞋的女人更是提心吊胆,但还是偶有摔倒后的尖叫声。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的人们也失去了往日的轻松和自在,有的推着行走,有的双脚分开脚尖擦地。头上无遮拦的人们,雪花已稀稀落落洒了一层,在乌黑的头发上显得格外醒目。那些爱美的女孩,有的已打开各种各色的雨伞遮挡着飘雪,在雪天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慢行在街中的小汽车顶上也被积雪覆盖着,摩肩接重地行走就像白色的羊群在蠕动,身边不时驶过的车轮上套着防滑链,发出铁链撞击地面的嘈杂声,有时还有积雪飞溅。人行道上一个年轻的妈妈正在堆着雪人,身边的小孩子欢蹦乱跳着,欣赏着妈妈的杰作,我赶忙用手机拍下了这一美好时刻。抬头细看,那街旁的风景树,其上枯枝上还有零零散散的叶子,如今被雪装扮一新,恰似白色的梨花煞是好看。不远处传来“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天遍野……”的男高音,此时甚是入耳,那歌词与眼前的雪景又是多么的和谐。

望着雪景,小时候雪天捕捉麻雀和狩猎野兔的情景不时从脑海深处涌出。每当雪天,当厚厚的积雪铺满大地,我总是爱跟伙伴们在雪中追逐嬉戏,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更有兴致的是捉麻雀。我们在庭院中,清理出一米见方的领地,然后撒些谷物之类的食物,扣上筛子,一边用十几厘米高的木杆撑起,拉上很长的绳子隐藏,但等麻雀们自投罗网,一旦它们进入筛子下,就立刻拉动绳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去看有没有扣住,如果抓住麻雀,栓上细绳,和会飞的麻雀在雪地里奔跑,真是惬意得很。当然,雪地猎野兔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我有个表叔,喜欢狩猎,我常跟着他捡胜利果实,尤其是在雪后,茫茫雪地上会留下野兔行走的脚印,顺印寻踪,事半功倍,我们常常满载而归。

雪还在慢慢地飘着,我呼吸着清爽的空气,感到心旷神怡,此时才更领悟到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诗境!

(摘自《新华副刊》高振朝/文)

可尊敬的草根

我的从艺经验告诉我,在民间确有许多艺术方面的人才,他们常因得不到机会而无缘投身于专业演员的队伍,施展抱负和才华,那样一份挥之不去的无奈常令我感到痛心。也许我的生活状态差不多也是草根吧,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弱势无助、易受伤害,我感同身受,让我觉得我和草根朋友有着共同的情感和命运。

前阵子欣看“达人秀”,让我发自内心地高兴。且不论这个栏目的策划、编导主观动机,我认为这何尝不能视作是草根的胜利?草根们也能享用最好的镜头,享用最好的灯光,享用最好的舞美,享用最好的音乐……也许事情本应就是这样!

其实,除了这些勇气百倍,敢于竞争的达人们,这世上大量的恐怕还是那些同样崇尚艺术但甘当观众的草根,他们不像达人那般想圆艺术之梦,且有极强的表演欲,他们是心甘情愿做一个台下或银幕下的粉丝,把希望和梦想统统寄托在自己偶像的身上。一想起这些形形色色的草根粉丝,我心里就充满了感动。

一个戏迷可以迷到什么程度,真难以想象。我第一个会想起我妻子的大哥,一个狂热的评弹粉丝。50年代末,上高中的他就牵着上初中的妹妹的手,大模大样坐进书场听书了,引得满场老人家为之侧目。50年过去了,我大舅亦年近70,依然坚守这份爱好,乐此不疲,尽管最有才气特色的评弹大家已纷纷离世。如今,他早已有个圈子,都是像他这样的评弹铁杆迷,他们最兴奋的莫过于交流有何新书可听,跟着就细心计划如何集合、呼朋唤友地去“巡看”,就像艺人们在巡演那般。可叹我大舅子视力极差,前几年,因赶去郊区听书,散场时一脚踏空,右腿不幸骨折。之后,他再外出就不得不用手杖。他就撑着手杖又去听评弹了。这不,上个月还远赴苏州去听书,想劝也劝不住。也许你会觉得这年头还能有这般执着的戏痴,所钟情的居然还是“出土文物”般的评弹,实在不可思议。但我却以为,我的大舅子尽管经济状况顶多只处在中下水平,但他是幸福的,他会因为有这样一份特殊的嗜好而深感充实和快乐。

这是我身边的亲友,社会上还有许多草根朋友,他们亦是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住自己那一份挚爱。数十年如一日,这容易吗?南京有个张先生,是听上译厂配音长大的超级粉丝,后来更是由草根变成了内行。最近,在苏秀老师《我的配音生涯》音像制品的签售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他。据他说,他自五十年代起,不但看遍上译厂的配音作品,且熟悉上译厂几乎每一个中老年配音演员的声音。他居然对我所配、观众不甚熟悉的《梅菲斯特》一片的艺术含量,亦有中肯的评价,在他眼里,这是我三十年配音生涯中特重要的一部作品。我真是服了他了。那个年代,他曾遭近两年不幸的牢狱之灾,亦是译制片的美好回忆,陪伴他度过。他还为十余名上译厂代表性的配音演员写下十万余字的随笔。

还有一个草根变内行的例子,就是我的上海朋友老陈。他曾任南京路上人民饭店的经理,在他管理下,饭店的经营搞得有声有色,同时,为人朴实的他又是一个上海地方戏——沪剧的狂热爱好者。六十年代前后,他特推崇有沪剧界王子之称的袁派创始人——袁滨忠,不但袁派的每个新戏必看,而且一部现代剧《红灯记》,他居然会连看十七遍。他又善动脑子,听他讲袁派艺术有板有眼的俨然是个内行权威。说到每排一个新戏,袁滨忠都要创造新腔,他更是津津乐道……

我真是很愿意滔滔不绝地详述草根戏迷们的事迹,好让大家分享我心中的感动和受到的启示。在娱乐乱象丛生的当下,我们作为专业演员确要经常告诫自己,我们都应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地演戏,如若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对不起我们的草根粉丝,也迟早有一天会自己把自己赶下台去。

(摘自《文汇报》童自荣/文)

生活在哪里

生活在哪里,这个问题与你住在哪里密切相关;你住在哪里,又与你是哪里人十分相似。到了地县,我说是武汉人;到了外省,我说是湖北人;到了外国,我说是中国人;到了外星球呢,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地球人。

我是武汉人,但家住东湖,一个月难得去一次水果湖,一季度难得去一次阅马场,半年难得去一次汉口,一年难得去一次汉阳。我只能说是东湖路某条街某某号某个院子里的人。然而,这个院子也不小,我只是其中的一户居民。每天可能要出一次门,散散步,或买包烟什么的,不过是个把钟头、半个钟头,乃至十几分钟,转一圈儿又回家了。要回答“生活在哪里”,准确地说,是生活在我自己的家里。

家里有几个房间,有几个人,而我白天多半时间在书房里坐着,夜间在卧室里躺着。精确地说,我是生活在书房和卧室里。我生活的空间是这么狭小,生活的环境这么逼仄,生活的内容这么单调,囿于斗室无法突围,岂不困死人、憋死人、闷死人,孤独寂寞死了么?

然而,没有死,还活着,全靠这几十年来积攒的一房书了。天上人间,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想跟谁谈谈心,管他名人、伟人、凡人、鸟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想看哪本书就拿哪本,不想看了,就放在一边,全听我的摆布,全凭我的兴趣。窗外的吵闹争斗,由它去吧。纷纭复杂的世界,只不过是我思想的材料。更何况,还有一台破电脑,还可上网,鼠标一点,无论世界哪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事,立即了然。不吹肥皂泡,我也可以说,我不仅是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还是正经的地球人,堂堂正正的世界公民。是这房书和这台电脑挽留了我,滋养了我,使我充实,使我快乐,使我觉得这日子不赖,还可以活下去。

那么,我到底生活在哪里呢?如实招来,是生活在我的躯体里,生活在我的思想里。

你再有钱,也不能完全心想事成,这世界总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着你;你再有权,也不能十足地随心所欲,这世界也还在一定程度上牵扯着你。唯有思想是可以自由的,精骛八极,视通万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谁也制约不了。悲哀的是,思想是软件,躯体是硬件;没有硬件,软件就不能运行。所以,要想思想,必须活着,必须以吃喝拉撒睡,来伺候这副臭皮囊。

“生活在哪里”的追问,如同“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追问一样,也许只是自找的难题吧。但一个热爱思想的人,好好想想,我以为,还是值得,还是很有味的。

(摘自《文汇报》罗维扬/文)

神山枣叶茶

去全椒是应邀参加吴敬梓诞辰31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与全椒籍出版家江曾培同游神山森林公园。神山位于全椒县城西北,虽无高山奇峻,却林海苍茫,草木吐香,不时有野鹭鸟禽在树丛中腾飞,让人感慨这原生态环境的幽雅。

很有名的神山寺就在山上,建于唐大历年间的神山寺素朴庄重之余显得清静冷寂,远无一般江南名刹之喧闹。与金碧辉煌的寺庙比,它的黛瓦白墙更让我觉得像一位清贫却高贵的书僧,正是这种隐逸脱俗的风貌让我对它肃然起敬。如同山里的树木、天空、水池,这寺庙清朗得一尘不染。寺旁有神仙洞,传说古时有道士隐居其中,以白石为餐。唐代诗人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云:“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那种意境,久居闹市喧嚣尘世的你我,只有到了这山里才有所感悟。

枣叶茶就是这样一座幽静清雅的神山所孕育。

游罢神山寺,我们在附近农家山庄用餐。山庄临湖,湖面水碧如镜。这里的美景是一道名不虚传的餐前佳肴。服务员照例给我们每人泡一杯茶。茶汤青中泛白,叶芽在汤中缓缓沉浮,比一般绿茶的叶片阔一点、短一点、圆润一点,一叶一芽,色泽如同安吉白茶,叶脉清晰可见。我无以辨别这是哪路好茶。疑惑之间,江曾培哈哈笑了:“没喝过吧?不知道是什么茶吧?这是枣叶茶,有枣香味呢!”我喝一口,果然一股幽然的枣香,很清纯,含着些许柔柔的甘甜。面前飘袅的缕缕茶烟,这时竟也慢慢漾起同样的香味。茶在喉间稍作停留,咽下后,生津回甘,回着山里枣子的甘甜。

我连说好喝,深爱家乡一草一木的全椒乡贤江曾培喜形于色,介绍这茶的来历,每逢春天,山上的野枣树刚爆出鹅黄色的嫩芽,山里人就像清明前后的茶农,撷之,然后晾干,这茶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听说我喜欢,他说:“家乡的亲戚每年给我送,我回家看看,如果还没喝完,全部送你。”我说好啊,求之不得呢!一旁当地陪同人员说:“枣叶茶这饭店里有哇,我这就去看看,今天就带些回去。”不一会儿,他果然提来两袋,每袋约半斤:“老板听说上海客人这么喜欢,一高兴就全给了。”我有点不好意思:“附近有没有卖?我们买一点吧。”当我得知这枣叶茶附近无处可买时,只得厚着脸皮,恭敬不如从命了。

回到上海,喜茶的友人来访,我照例以武夷山老枞水仙、普洱老班章、宜红等好茶款待,然而让众茶友难忘的当数这枣叶茶。有爱喝绿茶却担心刺激胃和影响睡眠的,更喜此茶,因为它既如龙井碧螺春般清冽甘澄,却又养胃安神。嘉定竹刻大师安之来,在枣叶茶面前,竟像个孩子一样陶醉其间,连连叫好。

我把友人对枣叶茶的赞美转告江曾培,他在电话的另一头笑声不断。他又在为家乡的这一土产骄傲着呢!

(据《新民晚报》楼耀福/文)

发现清晨

一阵阵的鸟啼声把我唤醒,一瞬间,我仿佛就从遥远了的梦里破壁而出,心灵感受到清晨的宁静,正从这一扇洞开的窗口随凉风徐徐而入。

清晨是如此靠近,只要我独坐窗边,我也就是这晨的部分,享受这份沉静。最难得到的东西原来也是这样唾手可得,只要以醒的方式,一切烦恼顷刻化为乌有。那个噩梦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一阵阵飘来的鸟鸣声中,感觉一棵苍翠的菩提,就在空中招展飘摇。想象当初释迦眸尼顿悟成佛,怕也是这种醒的方式吧。一切世事沉浮亦是极短时间内就可消除的事。

坐在这一片光明中,没有阴影,没有等待,没有期望。我终于第一次看到这片熹微的晨光怎样如蝉翅般、薄雾般颤动着,怎样逼得树叶翠绿,怎样濯得蓝天透亮,怎样把那残余的黑暗一点一滴地拾走,把那光明的地毯铺满了新的天地。注视着这变幻的过程,我仿佛随着光明远离了居室,远离了城市。

认定生活只是一个公式化的程序:爬上楼梯,躺倒又起来,离开又返回,全部的意义只是消磨时间。上帝只赐予我们这块土地与这块土地上所生长着的最平凡生命。因为我们渴望得太多,我们才不能专心如一去体验每时每刻不断更替着的事物:譬如春雨那温情的呢喃;譬如落叶与风传达出的那份哀愁;譬如小鸟怎样与树木一起成长,终于以成熟的歌喉把夏季的葱茏与美丽颂扬;在风雪漫天的日子,是谁在黑夜里从家门前走过去了,留下那一行行爪痕……而我们的心灵太专注那个目标,为着种种名利,我们苦斗、彷徨,我们殚思竭虑。背负着它的重轭跋涉了多少岁月,最终由这个世界完成对我们的抛弃。

在清晨醒来的梦中,我与谁辩解着,误解与鄙夷,委屈与仇恨,别人的阴谋使我闷闷不乐。我感到自己被烈性酒燃烧着,直到渴死。物极必反,我终于醒来。醒来之后,只是一杯茶,就把一切幽怨统统消除。我发现了清晨的美好。

清晨的宁静是生命的宁静,懂得珍惜生活才会发现这样无时无刻不在的美丽;懂得生命格外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这颤动着的晨光,几乎每一丝一粒都包含了无尽的奥秘。那晶莹闪烁的露珠,每一颗都完整如一个世界。就是我窗下葱茏一片的芒果树,也正以它勃勃生机,显示着生命的全部神秘。我从那远去的鸟影,想到了卢梭在他最孤独困苦的日子里发出的感叹:“我活了70岁,却只生活了7年。”那是他从心灵抖落了沉重负荷后的7年。林语堂晚年,为一串珍珠的美丽而感动得哭泣。这是怎样的热爱生活。人生之旅,又有多少美好如清晨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发现。

逆着这片新天地的光明,我神思飞越。我正等待那颗冉冉而升的太阳,我定能发现它不再是昨日的那一颗。

(摘自《羊城晚报》熊 也/文)

让孩子讲孩子的话

四岁小孙子阳阳从幼儿园回家告状,说班上小朋友打他,我问打了哪里,他指着圆圆的脑袋说:“打了我聪明的地方。”这就是幼儿的感觉和语言。

然而,也有人不让孩子这样表达。一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问小朋友:“大雁为什么排成队?”“小猫咪为什么总爱舔爪子?”“吃饭时为什么不能看书?”“气球为什么会飞上天?”很好,这都是启发式的提问,那些五六岁的孩子举起小手,快乐地抢答:“大雁排队是为了去吃蛋糕。”“小猫咪捉不到老鼠害羞了。”“吃饭看书会把书吃掉。”“气球飞上天是为了捉小鸟。”这样的回答,大抵也如阳阳“聪明的地方”一样,是儿童自己的语言,它代表着天真、活泼、快乐。而且,这是游戏,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试,然而,主持人却说:“哎呀呀,回答得不好,回答得不妙。”于是,她就作了复杂的、成人式的更正。谆谆教导倒也客观而富真理性,只是,孩子们根本就没听懂;而想象、天真、快乐,也都荡然无存。

“道可道,非常道。”陈规难锁活跃的思维,石头压不住勃发的嫩芽。这样的故事,在生活中常常出现。比如,在某次婚礼上,司仪请几位小朋友上台回答“结婚是什么意思”,一男孩说:“结婚了,两个人就在一起吃饭。”回答得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结婚了,有饭吃饭,有粥喝粥,同甘共苦,生死相依。他说得全场寂然,鸦雀无声。回味一下这孩子的意思,有可能使我们成人滚落几滴泪珠,也有可能发一长叹。第二位是女孩,她说:“结婚了,就是一家人了。”内容更多,指向也更到位,而且,显出了亲爱与和睦。新郎新娘听罢,幸福地相视微笑。第三位是手里捏着喜糖的五岁男孩,他说:“结婚会带给大家快乐。”是呀,大家吃喜糖、喝喜酒,新郎新娘高兴,大家也高兴。这话引来掌声一片。就这样,三个孩子天真地、天才地、天然地,道出了爱情、婚姻的真谛、本源,而且纯洁、美丽、善良。此中有真情,无势利,更无涉有房有车、夫妻赚大钱之类。

有一篇童心闪烁的美文。作者是浙江诸暨初小三年级郦思哲,题目是《妈妈回来了》,荣获“首届冰心作文奖”一等奖。全文照录如下:

前段时间,妈妈去杭州学习,去了好长时间,可能有一个月吧。今天,妈妈终于从杭州回来了,我非常高兴!因为妈妈的怀抱很暖和,因为妈妈回来了,爸爸的生日就能过得更好,因为妈妈在家里会给我读书……

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很想她,想妈妈的感觉,是一种想哭的感觉。

文章写得从容、真实、质朴;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绝不雕琢,更不做作。令人感慨的是,关注和提倡这样写作的人,让孩子们讲孩子的话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摘自《文汇报》张百年/文)

开着汽车去种地

今年早春回老家,二哥告诉我,他的老房卖掉了,是个京城人买的。这个房子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十几岁时亲眼看着它盖起来的。条石垒砌,连砖都不曾找到几块;窗户是我姑家表兄用他那还不算熟练的手艺做成的,木棱框中间安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已算豪华,其他地方都是用草纸或塑料布糊钉的。房子多年不住,木棱框上的纸已破败发黄,在呼呼的山风中飘零。椽檩已糟,房顶已经露天见光,赶上下雨或下雪天连鸡狗都不愿躲进去,怕坍塌砸着。

就是这样的房,还卖了13万8千元,村里人都说二哥赚大发了。二哥还说,自己搭给城里人还有一亩半山地呢。二哥说的时候,小农意识的满足感跃然脸上。我对二哥说,你不懂的,村里人觉得你赚大发了。其实,人家城里人更觉得自己赚大发了呢。咱们混的是肚儿圆,人家混的是快乐。他们不是买你的房子,是买的心情、快乐和健康!

再次回到老家,看到被二哥卖掉的老房,已被修缮一新——青砖琉璃瓦的建筑,增添了几分古典的装束,在这个小山村格外晃眼。在房子院外停放着的一辆奔驰车、一辆宝马车更给这个小山村增添了几分新鲜感。不一会儿,从院子里走出了八九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群人,每个人的手里拿着一把小耪锄,一瓶矿泉水,叽叽喳喳,说说笑笑,脸上洋溢着快乐和幸福。

到二哥家,他介绍说,京城人把房子买到手后就快速装修,不到一个半月就把房子盖好了。每个周五的晚上风风火火地来,周日下午心满意足地走。春天种地的时候,京城人找到二哥,请他在那一亩半山地里教他们如何种地,如何间苗,如何施肥,如何除草,如何管理果树。不仅大人认真劳动学习,而且刚上小学的孩子也刻苦参加锻炼,大人管它叫“忆苦思甜地”,小孩管它叫“思农体验田”。

(摘自《北京青年报》连 群/文)

“花友”趣事

别人下棋有棋友,钓鱼有鱼友,旅行有“驴友”,摄影有“色友”。我除了全国各地的众多文友外,新近又添了些“花友”。

偶然间进到QQ好友介绍的一个网站,名曰“看图读植物”。一进去之后,我便把整个晚上的时间都交给它了。太对我的胃口啦。

那天我正饶有兴致地一张张浏览图片,并顺便看下面的跟帖留言,连续看了几张图下面都注有“东莞松山湖”,并未写花名,上面的植物我都不太认识,便看跟帖。最上面一条留言写道:“我晕,还以为‘东莞松山湖’是花名呢,我说怎么看了一张又一张,花都长得不一样,却叫同一个名字呢。”当时我就笑喷了,且不说“东莞松山湖”根本不像是花名,就是你自己想错了,也没必要在跟帖中“暴露”自己的误解啊。见过笨的,没见过这么大张旗鼓把自己的“笨”展示出来的,真是笨得单纯笨得可爱哩。

后来我才发现,花友里单纯可爱的类型还真不少。

一个叫“小都都”的花友,只要是有人发了带果实的图片,她都要傻傻地跟上去问一声:“这个能吃吗?”如果别人说能吃,她马上给出“垂涎三尺”的表情,表示“我太想吃了”;如果别人说不能吃,她会跟一个“垂头丧气“的表情,加一个“奥!”据我分析,这个“奥”应该是“嗷”的意思,类似于“my god”的内涵。而且我觉得她的名字更应该叫“小嘟嘟”,对吃有这么深厚的兴趣,想必胃口超常,能不“胖嘟嘟”吗?

还有一个叫“深海游鱼”则对有毒的花草很有研究。他(估计是位男士)郑重发帖道:“一品红全身都是毒,茎里面有种白色汁液,会让皮肤红肿起疹子,要是不小心吃了的话,搞不好要死人的。杜鹃,好像是黄色杜鹃和白色杜鹃吧,含有一种什么什么毒素来着,吃了会呕吐、头晕、休克什么的。紫藤花含有一种有毒的花碱,误食后会引起呕吐、腹泻。含羞草的叶子有毒碱,经常接触小心秃顶(嘿嘿)。其实呢,大多数的花啊草啊,像月季、兰花、百合、仙人掌……都有毒,只要接触多了都会不适……”此帖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可想而知的后果是,此君大受“花友”攻击:

“紫藤花应该没问题吧,我们以前吃过的啊。”(这是语气温和型。)

“一品红有毒是个谣传,我肯定断定以及确定,是谣传!”(这是据理力争型,虽然他并未说出理来。)

“月季有毒?不准你诽谤我最爱的花!”(这是坚决抗议型,三个问号与三个感叹号让人联想到当今非常流行的“咆哮体”。)

当然也有花友认为“深海游鱼”提醒得有理,并非常诚恳地说:“游鱼大哥不愧在深海里混过的,懂得真多。这么多花草有毒,怎样才能避免呢?”

“游鱼”的回复是这样的:“很简单,珍爱生命,远离花草!”

接下来的跟帖,是花友们送给“游鱼”的一连串板砖(我数了一下,共有25个人,计56口砖):欠揍啊,远离花草,让俺们花友怎么活啊?

(摘自《北京青年报》梅玉荣/文)